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二十六

瑞安孫詒讓學

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者慎其身  
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疏掌諫王惡者此官掌教小學而兼  
爲王之諫官也呂氏春秋勿躬篇云管子曰蚤入晏出犯君顏  
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大  
諫臣管子小匡篇作鮑叔牙爲大諫大諫臣疑卽此保氏之職  
與下司諫糾萬民之德異也注云諫者以禮義正之者序官  
司諫注云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此注與彼義同王制云天子  
齊戒受諫注云歲終羣后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此保氏亦  
隨時諫王惡使改爲之引文王世子曰保者慎其身以輔翼之

周禮正義

禮二十六

五百一十三

而歸諸道者也者鄭彼注云慎其身者謹安護之引之者證保氏卽彼保諫王惡卽輔翼而歸諸道也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論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片并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踴踴

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闐闐仰仰車馬之容顚顚堂堂  
玄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  
翔翔喪紀之容鼎鼎顚顚軍旅之容暨暨詒詒車馬之容匪匪  
翼翼疏而養國子以道者此官居小學教國子以道藝與師氏  
教德行互相備也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引申爲教養文王世  
子云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注云養猶  
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孟子離婁篇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  
不才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云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  
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引虞書  
曰教育子並卽此經養國子之義云乃教之六藝者此與六儀  
皆教小學之官法也大戴禮記保傅篇說王子年八歲學小藝

束髮而學大藝此六藝蓋通大小藝言之內則云十年學書計  
成童學射御又十年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  
象卽此六藝六儀之小者也 注云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

德行審論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者賈疏云案文王世子云大  
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大傳之德行而  
審論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  
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不云保氏以師氏之德行審論之者鄭以  
義約之少傳旣以大傳之德行審論之明保氏亦以師氏之德  
行審論之可知故鄭言之耳案鄭以經先言養後言教故以養  
爲審論德行之事非以道爲德行也實則養之與教事本相成  
經言道卽指藝儀等對師氏所掌三德三行爲德太平御覽丁

藝部引馬融注云道六藝最得其義鄭意亦當與馬同故大司  
樂注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分別道德甚析賈疏謂此道  
卽上三德三行故鄭以師氏之德審論之乃教之非經注義也  
道藝義同詳宮正疏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者據大宗伯文云  
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者據大司樂文案內則  
云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此保氏教小學  
所教者卽成童以下舞象舞勺之國子樂師教國子小舞正謂  
此也而得教六大舞者蓋誦其樂章至二十乃列舞位肄其節  
奏也墨子公孟篇云舞詩三百是卽舞之樂章周書世俘篇云  
伶人奏崇禹生開二終當卽大夏之詩時武王初滅殷未作大  
武故用夏樂也六樂名義詳大司樂疏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

連刺注襄尺井儀也者釋文云襄音讓本作讓案白氏六帖射部引亦作讓賈疏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刺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刺刺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義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惠士奇云廣韻四十鴈白矢作白勻襄尺作讓尺賈云襄君一尺而退則襄讀爲讓古今文也新序雜事曰左把彈右攝丸定操若審參連吳越春秋曰射之道從分望敵令以參連莊子田子方篇云適矢復沓注云矢去也箭適去復敵沓也然則復沓猶參連也列子仲尼篇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是爲參連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

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黃以周云襄尺襄古據  
字今用讓鄉射記曰大夫與士射耦少退於物君爲下射退於  
物一竒竒三尺少退於物卽襄尺也井儀井古作井侯有上下  
舌其形如井中設正方二尺如井之 詩行葦曰旣挾四鍬四  
鍬如樹樹謂儀表言四矢之發悉如井儀言其中的之正也詒  
讓案白矢義頗欠通賈望文爲訓殆未必塙廣韻作白勻疑勻  
當爲勺之誤詩小雅賓之初筵云發彼有的毛傳云的質也的  
詩釋文作勺卽的之省白勺似言射時審矜的質而發但廣韻  
多譌舛恐仍未足信耳參連惠說足申賈義詩齊風猗嗟云四  
矢反兮鄭箋云反復也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卽所謂參連也  
據新序後漢書則彈及弩射亦有參連之法六韜軍用篇有參



周禮正義

禮二十六

四

禮學疏本

五百四十七

連大黃弩則近淮南子汜論訓所謂連弩者乃弩之別制與射法不相涉也黃說并儀與賈小異義亦得通云五馭鳴和鸞逐水出過君表舞交衛逐禽左者賈疏云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案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逐水曲者謂御車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纓旂以爲門裘纓質以爲樹閒容摧驅而入寧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爲防置旂以爲蔽門以葛覆質以爲縈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卽褐纓旂是也舞交衛者衛道也謂御車在交道中車旂應於舞節云逐禽左者謂御驅逐之車逆驅禽獸使左常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故自左臆而射之達於右臆爲上殺又禮記云佐車止則

百姓田獵是也案鳴和鸞者大駟云凡駟路儀以鸞和爲節是也賈引毛詩小雅車攻傳以釋過君表然葛綰旃以爲門不得謂之君表其說殆不可通君表猶言君位左昭十一年傳云朝有著定會有表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杜注云野會設表以爲位蓋會同師田君在則必有表位凡車過之當別有儀以致敬於五御有過君表之法猶入治朝者中過位之敬矣晏子春秋諫下篇云縣愛權之令步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儀疑乎君然則過君表者車當馳與詩鸞風大叔于田云兩騶如舞毛傳云騶之與服和諧中節所謂舞交衢也又秦風駉騶云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鄭箋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亦卽逐禽左之注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者說文敘云四禮

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  
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  
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  
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  
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  
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  
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案處事許  
作指事班作象事諧聲許作形聲班作象聲次第先後亦與先  
鄭差異要其義一也曾書衛恆傳四體書勢云夫指事者在上  
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月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  
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是也轉注者以老壽考

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案衛說足申許義惟  
假借者一字數義古無異音衛言聲異殆未達古音矣徐鍇說  
文繁傳云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謂老之別名有耆有耄  
有耆有耄又孝子養老是也一首者謂此等諸字皆取類于老  
則皆從老轉注之言若水之出原分岐別派爲江爲漢者受其  
名而本同主于一水也江聲云說文解字一書分部五百四十  
卽建類也始一終亥卽一首也云凡某之屬皆從某卽同意相  
受也案徐江說是也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  
程贏不足旁要者九章算術云方田以御田疇界域粟米以御  
交質變易衰分以御貴賤粟稅少廣以御積冪方圓商功以御  
功程積實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盈不足以御隱雜互見方程以

御錯糴正負句股以御高深廣遠李籍音義云諸田不等以方爲正故曰方田粟者米之未舂諸米不等以粟爲率故曰粟米衰差也以差而平分故曰衰分少廣從多以從之多益廣之少故曰少廣商度也以度其功庸故曰商功均平也輪委也以均平其輪委故曰均輪盈者滿也不足者虛也滿虛相推以求其適故曰盈不足方者左右也程者課率也左右課率總統羣物故曰方程句短面也股長面也短長相推以求其弦故曰句股案差分卽衰分旁要卽句股古今異名耳先鄭說並本九章劉徽九章算術注敘亦云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與先鄭說同孔廣森云旁要卽今三角法也凡三角必有二邊其兩斜邊謂之大腰小腰要卽腰字其直邊今謂之底古

謂之旁蓋立觀之則爲旁偃觀之則爲底猶古句股本立形西  
法偃之號爲直角也三角可以御句股句股不可以盡三角故  
周公九章舉旁要而不舉句股至漢旁要法亡始以重差句股  
足之張文虎云今九章算術缺旁要惟楊輝九章算法詳解句  
股容方第一問引句股旁要法孔氏以爲卽三角法案釋名云  
在邊曰旁史記扁鵲倉公傳案隱云方猶邊也孔說近之云今  
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賈疏云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爲今有  
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  
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臧琳云釋文夕桀音的沈群易反此二  
字非鄭注又少儀正義云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  
今世於九數之內有重差句股一篇其重差卽與舊數差分一

也去舊數旁要而以句股替之爲漢之九數卽今之九章也先師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一篇未知所出據此知鄭司農注本云今有重差句股賈孔所見本並同馬融干寶注作今有重差夕桀沈重陸德明本則與馬干同故皆爲夕字作音今注中疏中句股上皆有夕桀二字又後人據釋文所加桀臆說是也今本注並有夕桀二字誤重差者九章算術劉序云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重差爲率故曰重差也李氏音義云重複也差不齊也重差句股名也孔廣森云重差者重兩句股取其影差異乘同除以知比例若劉徽海島經是也少儀正義以重差當差分誤矣張文虎云夕桀惟秦九韶數學九章第四篇望敵圓營術有其名云以句股

求之夕祭人之亦卽句股容圓術也重差者重疊測望而知其  
差也劉徽海島算經序云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索矩佩離者三  
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此卽所謂重差也旁要夕祭蓋皆測望  
中之一事旁要測方夕祭測圓夕祭云者廣雅釋詁云夕衰也  
祭者揭也文選謝靈運擬劉楨詩注祭與揭音義同又東京賦  
薛注揭猶表也蓋揭表而邪望之卽劉徽所云佩離者也疑重  
差夕祭古人本以旁要該之其實此二者皆不離於句股後人  
強爲之分析耳案孔張說是也云祭觀之容穆穆皇皇者說文  
頁部云頌見也容卽頌之假字詩周頌雖天子穆穆鄭箋云穆  
穆然進祭序云禘太祖也是祭觀之容也皇皇見少儀詳後云  
賓客之容嚴恪矜莊者先鄭以意言之云朝廷之容濟濟跄跄



者曲體云大夫濟濟士蹇蹇荀子大略篇云朝廷之美濟濟鎗鎗楊注云鎗與蹇同濟濟多士貌蹇蹇有行列貌卽先鄭所本也云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者亦先鄭以意言之云軍旅之容闐闐仰仰者詩大雅常武闐闐如虓虎箋云闐然如虎之怒仰釋文云本卽作卽案卽仰古通用詩大雅卷阿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卽卽志氣高遠也云車馬之容顛顛堂堂者莊子馬蹄篇云其顛顛釋文引崔譔注云顛顛專一貌論語子張篇堂堂乎張也何氏集解引鄭注云言子張容儀盛賈疏云先鄭以意所釋不依經典故後鄭不從云玄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者齊齊皇皇釋文作濟濟皇皇北堂書鈔禮儀部引同案少儀云言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

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鄭彼注云齊齊皇皇讀如歸  
往之往美皆當爲儀字之誤也又玉藻云廟中齊齊朝廷濟濟  
翔翔注云齊齊恭慤貌也濟濟翔翔莊敬貌也云喪紀之容纍  
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諮諮者玉藻云喪容纍纍色容顛顛戎  
容暨暨言容諮諮注云纍纍羸僊貌也顛顛憂思貌也暨暨果  
毅貌也諮諮教令嚴也云車馬之容匪匪翼翼者少儀文注云  
匪讀如四牡騤騤孔疏云翼翼匪匪馬之嚴正凡祭祀賓客會  
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闔闔宮中之  
巷門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者此並與師氏  
職同王舉舉亦當讀爲與詳師氏疏云使其屬守王闔者與師  
氏守王門爲官職皆以助宿衛備非常與小學之事無涉

注

云闌宮中之巷門者說文門部云闌宮中之門也又說部云共里中道也篆文作巷巷卽巷之隸省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闌左傳哀十四年杜注云闌宮中小門孔疏引孫炎云宮中相通小門也釋宮又云衙門謂之闌宮中衙謂之壺左傳襄九年疏引孫炎云巷舍閒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成十七年疏引李迥云闌衙頭門也案巷與衙同里中道謂之巷宮中巷謂之壺有巷則有門宮中壺之有闌猶里中巷之有闌也焦循云考工記云廟中容大扇七个闌門容小扇參个注云廟中之門曰闌雜記記夫人之奔喪云入自闌門升自側階以階例門則闌亦在側爾雅云宮中之門謂之闌其小者謂之闌小闌謂之闌公羊宣六年傳于內朝達外朝之門爲闌蓋在路門之旁

者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闕守門者守其中門守闕者守其左右之闕門士虞禮注云闕門如今東西掖門又注保氏王闕云宮中之巷門然則朝廟之外皆有巷相通其巷側之門曰闕而在巷頭者曰闕惟其在巷側故在朝廟之東西壁婦人由巷而入廟故出自闕門也金鸞云闕者門之小者也大廟路寢宮旁一門各居四旁之中羣廟亦然凡在南者皆稱門其餘稱闕廟寢之外周圍牆垣亦有闕門其在南者天子曰皋門諸侯曰庫門大夫士曰外門或曰大門則上下通稱也門亦各居正中左哀十四年傳云子我歸屬徒攻闕及大門先言闕後言大門可知非宮中之闕此闕蓋屬於外牆徒兵自外攻之也保氏守王闕此闕屬於外牆與大門同類凡人得至故須守之內則云深

宮園門闕寺守之是宮中小寢之門皆闕寺所守保氏所守之  
闕非宮中之闕也又云闕與閨散文亦通公羊宣六年傳云趙  
盾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闕蓋小寢之門也  
大夫小寢門亦曰閨公羊傳又云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  
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  
魚殽此敘靈公使人殺趙盾之事大夫亦恆居小寢小寢門小  
故曰閨也樂記閨門之中亦當指小寢門案焦金說是也諸經  
凡言閨門者蓋有三一爲廟中巷門及寢門匠人及雜記所云  
是也一爲宮內巷門及小寢門釋宮所云是也一爲宮旁之側  
門此經所云是也凡王五門諸侯三門並據宮南正中之門言  
之其北與東西三面必尙有旁出之側門大戴禮記虞戴德篇

云天子之宮四通是四面有門也聘禮云請觀訝師之自下門入下門亦卽側門蓋凡不出大門人者皆入下門矣側門亦謂之闔故左傳說子我攻闔及大門皆不勝子我未入大門而得攻闔則闔爲宮中外達內之側門非宮內之巷門可知左傳疏謂公宮非止一門是也而謂子我蓋從別門而入兵得至闔故與大門並攻則於事情不合凡三門五門皆有旁出之側門通得闔名此保氏守王闔亦卽王宮之側門而注以爲宮中之巷門者鄭以師氏保氏所守者爲雉門外自皋門之內通爲宮中而凡側門之內必別有巷以達於內宮故側門亦得稱巷門也但保氏與師氏同教庫門外之小學則所守亦必與學相近當皆在庫門外鄭賈謂專屬雉門殊不塙耳闔通言之亦得稱闔

周書皇門篇云周公格于左闕門孔注云路寢左門此卽路門  
旁之闕門也左成十七年傳齊慶克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  
闕杜注云闕巷門此亦齊公宮之闕門是闕闕通稱不拘巷頭  
巷側也至蔡氏明堂月令論云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日出居  
東門膳夫是相日中出南門見九侯及門子日側出西闕視五  
國之事日出入北闕視帝猷爾雅曰官中之門謂之闕王居明  
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闕故周官有門闕之學  
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闕然則師氏居東  
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案逸禮以闕爲西門北門與諸經  
並不合蓋禮家之駁文不爲典要蔡氏輒據以釋此經疏矣蔡  
氏謂此經有門闕之學亦臆說不可信詳師氏疏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  
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朋友相  
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巡問巡問民  
閒也可任于國事任吏職疏掌糾萬民之德者小宰注云糾猶  
察也云而勸之朋友者此卽大司徒本俗六之聯朋友也云以  
時書其德行道藝者此與鄉遂之吏爲官聯也賈疏云此萬民  
時所習卽大司徒所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  
忠和一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德行也彼又云二曰六藝禮  
樂射御書數卽此道藝也云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于石經  
及舊本並誤於今從宋婺州本嘉靖本正文書其德行道藝  
是兼該賢能此唯辨其能者司士云以能詔事大司寇官刑亦



云上能糾職注云能能其事也是有能即可任事不必皆賢也  
賈疏云案鄉大夫職云興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彼則  
賢能俱興此直云拔其能可任于國事不言賢者既辨其能則  
賢者自然亦辨而舉之可知也惠士奇云比長教和親閭胥聚  
眾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每月屬民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  
是爲德行道藝黨正歲屬民而書之州長正月屬民而攷之然  
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則復加攷而舉其賢者能  
者而獻其書司諫復以之攷鄉里之治而詔廢置蓋比閭族黨  
州鄉或有書之未備攷之未精舉之未審者司諫巡問而觀察  
之以進退其鄉之吏由是窮居側陋之士無不上聞言行必達  
皆登於書 注云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者賈疏云案鄉注論

語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則彼其共在學者切磋以道義此勸其  
民爲友朋則若孟子所云守望相助出入相友者同故鄭云切  
磋以善道也云強猶勸也者明與勸朋友義略同說文力部云  
勢迫也勸勉也強卽勢之段字但經強字疑當作彊詳草人疏  
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彊勉也強彊字通強勸同有趨迫勉厲  
之義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云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  
能漢書食貨志云十一以上上所強也顏注云勉彊勸之令習  
事也義重與此同引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者證彊有勸義鄭  
彼注云抑猶損也孔疏引賀氏云師但勸彊其神識而不抑之  
令曉則受者和易和易亦易成也云巡問行問民間也者掌固  
注云巡行也管子問篇云問子弟以孝問於鄉里者幾何人鄉

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處士脩行足以教人可使帥家泚  
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卽巡問之事也云可  
任于國事任吏職者卽鄉大夫云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吏卽鄉  
吏賈疏謂使爲比長閭胥族師之類是也以攷鄉里之治以詔  
廢置以行赦宥因巡問勸強萬民而攷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  
所當罪不疏以攷鄉里之治者此官兼贊鄉吏之官計與鄉師  
爲官聯也遺人注云鄉里鄉所居也云以行赦宥赦唐石經初  
刻作赦磨改作赦案說文支部云赦置也重文赦赦或从亦今  
經典並作赦 注云因巡問勸強萬民而考鄉里吏民罪過以

告王所當罪不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考也經廢置主吏言赦宥  
主民言賈疏云由上文巡問卽察官民善不也以巡問觀察萬

民則知吏之治不故鄭兼吏民總言之

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邪惡謂  
侮慢長老言語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出邪惡醜詈好訟  
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古者重刑且  
責怒之未卽罪也疏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者此掌教  
救罷民之事說文言部云讓謂責讓買疏云衰惡謂坐嘉石之  
罷民不入園土者過失謂不坐嘉石入園土者也誅讓卽下二  
文三讓是也云以禮防禁而救之者申明禮法以防禁其爲非  
卽所以救其陷罪大司徒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學  
記云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注云邪惡謂侮慢長老語  
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邪宋本及舊注疏本並作衰今從嘉

靖本正下並同阮元云釋文出經之衰云注作邪同此經作古  
衰字注作今邪字之明證今本皆依經改作衰矣下同案阮說  
是也此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大司寇注亦並作邪惡可  
證互詳宮正疏侮慢長老語言無忌皆邪僻之事故謂之邪惡  
卽下文之恥諸嘉石者大司寇云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  
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此云未麗於罪猶云未麗於  
法析言之奇衰輕於過失通言之衰惡亦爲罪過也莊存與云  
此未麗於法者若禁暴氏禁殺戮所掌則已麗於法者也云過  
失亦由邪惡醜賢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  
者說文酉部云醜醉醜也醜醜酒也醜卽醜之俗書無逸僞孔  
傳云以酒爲凶謂之醜又微子孔疏云醜醜謂飲酒醉而發怒

此酤管好訟謂因飲酒醉而爭訟拍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卽  
司刺注所說是也二者俱由衰惡不愎成是過失以其過失重  
於衰惡故麗於輕罪卽下文之歸於圜土者也其不由邪惡酤  
管好訟之過失則徑宥之不入圜土司刺三宥再宥曰過失注  
云過失者舉刃欲斫伐而誤中人者是也云誅誅責也者大宰  
注云誅責讓也與此義同並謂責讓輕罰非誅殺也云古者重  
刑且責怒之未卽罪也者責怒卽誅讓也賈疏云未卽罪者此  
圜土對五刑之刑人則是未卽罪也以其未入五刑之罪且役  
之耳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  
役諸司空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邪惡之  
狀著之背也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

既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寇疏凡民之有褻惡者三讓而罰者此治褻惡之罷民與朝士爲官職也三讓三罰卽此官防禁之事云三罰而士加明刑耶諸嘉石役諸司空者讓罰而改則釋之若三罰不悛則歸之司寇使朝士恥之司空役之也事具大司寇職 注云罰謂撻擊之也者說文刀部云罰辜之小者从刀从咎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咎則應罰案撻擊卽扑罰司市云大刑扑罰注云扑撻也云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邪惡之狀著之背也者大司寇注云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是也賈疏云案司圜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彼據過失入圜土者但冠尊不居肉袒之體豈嘉石之罷民而著冠乎明其去冠飾也莊存與云此卽所謂象刑惟

明云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者據朝  
士云左嘉石謂在庫門外外朝之左也云既而役諸司空使事  
官作之也者以司空爲事官役事繁猥故罰罷民使其其勞役  
大司寇注云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御覽刑法部引風俗通  
云周禮凡萬民之有罪過未離於法者桎梏以上座諸嘉石役  
諸司空令平易道路也案應說役司空爲平易道路亦通云坐  
役之數存於司寇者賈疏云司寇云重罪旬有三日坐其役其  
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  
下罪三日坐三月役是其坐役之數也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  
三罰而歸于圜土圜土獄城也過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敗  
之夜藏於獄亦加明刑以恥之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未忍刑



之疏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焉此治過失之罷民與司圜爲官  
縣也亦三讓三罰之云三罰而歸於圜土者三罰不悛則歸之  
司寇使司圜恥役之事亦具大司寇司圜職 注云圜土獄城  
也者大司徒注義同卽司圜所掌之獄也云過失近罪者賈疏  
云謂對妻惡未近罪此圜土之刑人近五刑之罪故入圜土也  
云責日任之以事而收之者據司圜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謂  
責則於近圜土之地收聚罰作此司圜所掌則任之以事亦卽  
使共司圜之役賈疏謂亦使司空使之誤云夜藏於獄者獄卽  
圜土也謂頒繫之禁其亡逸云亦加明刑以恥之者據大司寇  
圜土罷民及司圜皆云明刑是圜土之罷民亦加明刑與嘉石  
同也云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未忍刑之者賈疏云彼坐嘉石

者罪輕未著須坐嘉石使眾人知之此等罪重已著不須坐嘉石也比五刑之罪又輕故未忍刑之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天患謂裁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賜恤之疏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者郊謂四郊內包六鄉野謂六遂外闕四等公邑遂人云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是也蓋自國中以至五百里置此官通巡行之矣郊野互詳大司馬疏云而以王命施惠者此與鄉師遣人旅帥委人爲官聯也注云天患謂裁害也者裁羣書治要引作灾案注例用今字當作災詳小宰疏樂記注云患害也水旱疾疫皆天所降之災害故謂之天患云節旌節也者掌節云道路用旌節賈疏云此經巡國及郊野是道路之事故知旌節也蔣

載康云節珍圭典瑞珍圭以恤凶荒案蔣說亦通云施惠賜恤  
之者旅師注云以賜衣食曰惠說文心部云惠仁也孟子滕文  
公篇云分人以財謂之惠片令行慶施惠注云謂惠恤其不足  
也案凡以財物與人並謂之惠此施惠蓋謂施給衣食及醫藥  
等若鄉師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賜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  
是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相與爲仇讎諧猶調也疏掌  
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者師氏注云司猶察也表記云以怨報  
怨則民有所懲故古者不祭報讎而有調和之令此官主司察  
而治之注云難相與爲仇讎者典瑞注云難仇讎也御覽人  
事部引馬融注云難謂相與爲仇也鄭本馬義賈疏云言仇讎

者案左氏桓公傳云怨耦曰仇則仇是怨也讎謂報也卽下文  
父之讎已下皆是怨當報之云諸猶調也者爾雅釋詁云諸和  
也說文言部云諸論也調和也是諸謂義通凡過而殺傷人者  
以民成之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義佐  
成其罪也一說以鄉里之民共相解之春秋傳曰惠伯成之之  
**屈疏**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者殺卽掌殺戮所謂漸殺戮  
也傷謂掌殺戮所謂傷人見血也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惠士奇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乃秋  
官所弊而謀非調人之所和而釋所謂過而殺傷人者吉人良  
士本無殺傷之心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耳調人乃教民之官  
故以其民共聽而成之 注云過無本意也者廣雅釋詁云過

誤也謂本意不欲殺傷人而誤殺之傷之也與司教司刺過失  
義同鄉射記云射者有過則揖之注云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  
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聚眾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  
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即無本意  
之義左詳司刺疏云成平也者司市質人方士大行人小行人  
注並同詩大雅縣虞芮質厥成毛傳亦云成平也平謂斷其是  
非使兩得其當息其爭訟也凡成平皆兼有聽斷之事司士云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與此義略同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  
立證佐成其罪也者史記張湯傳云使吏捕湯左田信等集解  
引漢書音義云左證左也證佐與證左同謂以民之與知其事  
者爲證佐以平定其罪之輕重也先鄭意蓋謂雖無本意而殺

傷人仍當科輕罪後鄆則謂無罪故不從也云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者先鄆後注云成之謂和之也卽從此義和解亦謂先斷其是非而後釋其仇怨也與下文今勿讎異賈疏云先鄆雖爲兩說後鄆以後說爲是故下注云上說立證佐成其罪似非也云春秋傳曰惠伯成之之屬者賈疏云左氏文七年傳云魯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聲己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又云且爲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公止之惠伯成之注云平二子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是其事也鳥獸亦如之過失殺傷人之畜產者疏注云過失殺傷人之畜產者賈疏云亦謂過誤殺傷人之鳥獸若鷹隼牛馬之屬亦以民

平和之案今殺傷人牛馬之等償其價直耳凡和難父之讎  
 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  
 之讎祇父師長之讎祇兄弟主友之讎祇從父兄弟和之使辟  
 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  
 也春秋傳曰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  
 不如事主疏父之讎辟諸海外者賈疏云以下皆是殺人之賊  
 王法所當討卽令殺之但未殺之間難以會赦猶當使離鄉辟  
 讎也云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者釋文出從兄二字則陸所見  
 經本蓋並作從兄弟無父字爾雅釋親云兄之子弟之子相謂  
 爲從父兄弟郭注云從父而別然則上云兄弟者謂親兄弟但  
 此經從父兄弟當兼有從父經從字貫父及兄弟爲文荀悅申

鑒時事爲說依古復讎之科云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卽隱據此經義也賈疏云不同國別國卽得云國君之讎祇父者賈疏云謂同國人殺君祇猶比比父亦辟之海外云師長之讎祇兄弟者卽大宰九兩之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師長之讎謂從學之師官府都邑之長爲人所殺而子弟吏民爲之報讎漢人有報史部民爲府主守令復讎者尙與經義合此經長與師當爲二說者多誤合之非也互詳師氏疏云主友之讎祇從父兄弟者卽九兩之六曰主以利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韓非子五蠹篇云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卽爲兄弟主友報讎之事主友義詳後賈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姊妹女子子在堂



及兄弟眾子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斬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以共同親履故也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其兄弟及從父兄弟師長主友皆爲無子復無親於己者故據己親疏爲遠近若有子及親於己則自從親爲斷案賈據服屬補經義甚數惟禮記說復讎之法文多差異曲禮云父之讎弗與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鄭彼注云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其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不反兵恆執殺之備不同國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爲朋友又檀弓云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塊不仕弗與其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

弟之仇如之何曰仕與弗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關曰請  
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  
後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  
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白虎通義諒  
後篇論復仇略依檀弓說而云朋友之仇不與同朝族人之仇  
不共鄰公羊莊四年何注又云禮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  
讎不同市朝諸文並與此經互有異同又此經同姓之親上於  
從父兄弟而曾子及班何說並廣及族人尤爲不合曲禮孔疏  
云檀弓云父母之仇不仕弗與其天下也而謂人云父之讎辟  
諸海外則得與其戴天此不共戴天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其讎  
人戴天必殺之乃止謂人謂逢遇赦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

欲往殺力所不能植弓云父母之讎不反兵兄弟之讎仕弟與  
其國而此云兄弟不反兵者父母不反兵於普天之下也兄弟  
不其國謂不同中國也而亦不反兵者父母仇讎則不仕不辟  
市朝兄弟仇讎則猶仕而辟市朝也而亦同不反兵則同體重  
之也而謂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二文不同者謂人亦  
謂會遇恩赦之法辟諸千里之外植弓又云衛君命而使驍則  
之不關雖同不反兵與父母讎異也交遊之讎不同國者交遊  
朋友也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而謂人云從父母  
兄弟之讎不同國與此同又謂人云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是  
主友亦同此與謂人皆謂會赦故不同國雖不同國國外百里  
一百里則可其兄弟仕不與其國者必須相去千里之外故謂

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是也但從父兄弟及交遊主友報讎之時不自爲首故檀弓云從父兄弟之仇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也江永云若是殺人而義者不當報報之則死如殺人而不義者正法當討不當教之辟也此辟讎者皆是過失殺人於法不當死謂人爲之和難而讎家必不肯解者乃使之辟也阮元云謂人專言過殺非本意殺故謂人得以使之遠避平成之與孔曾所言有意尋殺之讎不同案江阮說足申此經之義黃度王與之李光坡李鍾倫方苞莊存與孫希旦蔣載康亦並謂此經冢上過而殺人者而言是也賈孔禮疏並以會赦爲釋非周法也 注云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者說文正部云避回也辟卽避之臣字謂辟之使相遠則欲報仇

周禮正義卷二十六

者不得就而報之也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者職方氏注引爾雅同詳彼疏賈疏云案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玄周禮父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玄已年老昏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然則周禮在四海之外辟之如是亦是遠矣近則青州遼東有難未達周公聖意所趣若文若之難海水爲四海故今明之然讎近東夷之人當辟之西戎餘皆放此趙商問譙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是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

苦枕干不仕不與其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尙不反兵海  
內何爲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惑少蒙解說鄭答曰  
讎在力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  
能往討不平子之所云偏於此義若然鄭云雖有至孝之心能  
往討之不平者欲明孝子雖會赦恆有復讎之心故避之海外  
使絕忠臣孝子心使無往之緣其孔子云寢苦枕干不仕者可  
通之會赦之後恆然其君亦然恐來入中國則殺之也復讎之  
法依異義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  
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  
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鄭從之也案文若荀彧字其與鄭  
君問難語未詳所出據後漢書三國志或傳皆不云爲徐州刺

史疑有舛誤依賈說則鄭意以海外爲四海之外所辟絕遠苟以海水爲難殆未達鄭指賈糾之是也但以會赦爲說則仍非經義又曲禮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遇五世許慎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讎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孔引尤備所稱古周禮說蓋此經舊師佚義復讎盡五世卽謂高祖至玄孫賈前疏義本於彼也云主大夫君也者謂家臣及采邑之民稱其君爲主也大宰注云主謂公卿大夫此注不言公卿者喪大記云大夫君不迎於門外鄭依彼成文亦以公卿得通大夫也坊記云大夫不稱君鄭注亦引此經爲釋引春秋傳者襄十八

年左傳文證大夫君得稱主也杜注云大夫稱主亦依鄭義王引之云宣子所云乃同官相尊之詞非大夫君之謂也惟仕於家者以大夫爲君晉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則家臣之於大夫義與君臣相等故喪服大夫之臣爲大夫服斬衰大夫君之讎宜與君同而今乃輕於師長無是理也案曲禮曰交遊之讎不同國主友蓋皆交遊之屬主謂適異國所主之人也羈旅相依有朋友之道故與友並言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盧注曰且客之而已是其證主之讎不同國者謂爲所主者或爲人所害則與害所主者之人不同國而居也案王說是也此主友卽大宰九兩之主友主者



封客之稱注並誤詳大宰疏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瑞節  
玉節之刻圭也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刻圭使  
謂人執之治其罪疏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者江永云使  
之辟而不辟則有逆命之罪於是謂人與報者以瑞節爲信使  
其執至官而治之也 注云瑞節玉節之刻圭也者阮元云刻  
當從典瑞玉人作琰非此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直是譌字  
耳下同案阮校是也鄭言此者明與大行人達瑞節通玉節及  
金竹六節言者異凡玉節通謂之瑞節左文十二年傳以聘玉  
爲瑞節可證詳掌節疏掌節注云邦節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  
圭也知此瑞節必爲琰圭者典瑞云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此執  
罪人與除慝義相應故知用琰圭也典瑞又有穀圭以和難此

官掌和難知不用殺主者以經云執之則不復和之矣明當不  
除隱之王也云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者公羊桓十  
年何注云弗者不之深也法當辟而弗辟則是違王命故治其  
罪也云王以剡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者剡亦當作琰鄭意與  
瑞玉節並是王使之瑞節此瑞節亦當爲王與調人執之也治  
其罪賈疏謂執付秋官而與之罪案當亦歸於朝士而治之江  
永云注非也如調人當執則以官法執之可矣何必王與瑞節  
節必使歸人自執者欲伸其報仇之情也執至官而治之則亦  
不許其殺也經無王與調人瑞節之文故知是調人與仇家案  
江說本葉時是也莊有可說同此家上文亦謂過失殺人罪不  
當死而不從相辟之命故使報仇之人執以歸之官而治其罪

若不義殺人於法當死者則朝士所云凡報仇讎者書於土殺之無罪是也鄭此及朝士注並未得其義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復反也復殺之者此欲除害弱敵也邦國交讎之明不和諸侯得者卽誅之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疏注云反復也者說文又部云反覆也復覆義通謂已殺人其黨欲報讎已復殺之也云復殺之者此欲除害弱敵也者公羊定四年傳云復讎不除害何注云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子復將恐害已而殺之注義本於彼賈疏云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已爲敵而害已云邦國交讎之明不和諸侯得者卽誅之者明其罪大謂人不得復和而解之所逃至之國得卽誅之示惡之甚也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者論語述而皇

疏云反猶重也左桓十七年傳云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杜注云復重也是反復並得訓重先鄭義與後鄭同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使之不同國而已疏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者殺人而義於法宜殺者也不宜更令相辟而不同國江永謂不同國三字衍案此疑當作同國令勿讎謂雖同國亦不得讎也經蓋涉上文而誤衍不字左襄二十二年傳云鄭游販將如晉遭逆妻者奪之以歸于邑其夫攻殺之以其妻行于展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使復其所卽同國也使游氏勿怨卽令勿讎也可證此經之義云讎之則死者此謂人之當刑也蓋比故殺人

之罪亦歸於朝士使刑之 注云義宜也者中庸文云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者謂子弟弟子僚屬爲父母兄弟師長被大辱而殺其人是於情爲不容已卽是得其宜也此鄭略舉一端爲義劉敞謂若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江永謂戰陳殺人或爲姦盜被殺之類並得備一義云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者父兄被殺子弟本宜復讎以其義殺故令不得讎也云使之不同國而已者鄭時經本已有不字故謂與前從父兄弟及主友之讎同辟諸異國而已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鬪怒辯訟者也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辯本也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

之此其類也立謂上言立證佐成其罪似非疏凡有鬪怒者成之者鬪怒之條輕於殺人此官亦主調和之也云先動者誅之者不可成而先發難則是違和難之令故有誅亦謂責讓撻罰之也 注云鬪怒辨訟者也者說文鬥部云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鬪遇也此鬪卽鬥之段字賈疏云言鬪怒則是言語忿爭未至毆擊故成之若相毆擊則當罪之也案經云鬪則亦容有毆擊但未至傷人則不科罪耳賈說未析云不可成不可平也者亦謂成爲平謂兩家不願和解也云書之記其姓名辨本也者記辨訟之姓名及費端所本起也墨子號令篇云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諸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又雜守篇云民相惡吏所解皆札

書藏之與此經有闕恕不可成者書之法略同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者亦謂和解之國策秦策高注云和平也先鄭訓和與後鄭訓平義同云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者惠棟云何休公羊傳二十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復相犯復故罪此謂人成之法也成之者何和之也御覽引王褒僉約注云漢時官不禁報怨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漢令有和難之條後漢書桓譚疏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尸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

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譚所舊舊令卽先鄭所云移徙之法也云立謂上言立證佐成其罪似非者此破先鄭上注說明成當爲平斷和解之義先鄭前注兩說義異此注與後鄭並從後義故別白辯正之

媒氏掌萬民之判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疏掌萬民之判者謂

治百族昏姻之事士昏禮云昏禮下達注云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案皆有六禮通於尊卑媒妁通辭各有黨友此官特掌其禮法政令耳士昏注所云媒氏自廣胾民閒媒妁言之賈彼疏謂指侯國媒氏官非也王畿千里受田者三百萬家此官止下士二人豈能盡通其昏姻媒妁之言揆



之事理昭較無疑春秋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傳謂使魯爲媒若然王納后尙特使諸侯爲媒則此官不必親掌通言之事亦明矣 注云判半也者朝士注云判半分而合者說文刀部云判分也云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者釋名釋親屬云耦遇也二人相對遇也是二人爲耦一人爲半合之乃成夫婦故曰判也引喪服傳曰夫妻判合者喪服齊衰不杖期傳文今本判作胖宋本儀禮釋文作胖一切經音義云判古文又作胖同集韻二十九換云胖半也字林胖合合其半以成夫婦也或省作片案鄭引喪服傳者證判爲合半之義呂忱詁胖字亦卽本此注但胖从片从半譌俗不體其字不見說文立謂應是判古文殊謬以鄭賈二禮注疏覈之喪服故書當從

釋文作胖爲正說文肉部云胖半體內也廣雅釋詁亦云片胖  
半也蓋胖半聲同字通鄭於喪服傳胖合雖無釋其意則謂當  
讀爲判此經作判爲得其正故注引彼傳徑易爲判以就此經  
胖判義皆爲半校讀者或卽省爲半半又與片音義相近故喪  
服賈疏云半合又云片合酒正疏亦然莊子則陽篇又云雌雄  
片合此並傳習省易而禮經則固未有作半合片合之本也鄭  
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者卽依喪服傳爲訓凡男女自成名以  
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司農云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疏凡  
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者謂生子之家三月命名  
則以年月日名告之媒氏媒氏則書之於版以備嫁娶時校其  
年齒也及男八月女七月生齒則又書於司民之版二官相與

爲官聯法亦互相備也

注鄭司農云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

之者賈疏云案內則三月之末父執子右手孩而名之又云夫  
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引  
春秋書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是也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  
而嫁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疏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者此言男女嫁娶年之極也說文  
女部云娶取婦也嫁女適人也昏義孔疏云案異義大戴說男  
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  
同一也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  
而娶庶人禮也禮爲夫婦之長孺長孺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  
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君謹案舜年三十不娶謂之無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尙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所以重繼嗣也若鄭意依正禮土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爲夫婦長殤者闕異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昏禮則早矣賈疏引聖證論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者所謂

言其極法耳又引馬昭曰禮記本命曰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尙書大傳曰孔子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紉紡績之事備徵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云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婦之長殤舊說二十而娶而有夫婦長殤者何闕盛衰一說關畏馱渴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張融從鄭及諸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句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十七而嫁如是足明正禮男

不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穀梁文十二年傳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范注云譙周曰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遺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饒周禮云女子年二

十未有嫁者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甯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屬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通典嘉禮云今案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卽庶庶之禮也故下云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服經爲夫姊之長屬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官有貴賤之異而婚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之後皆可嫁娶矣又凶禮引袁準東晉書云二十三禮之大斷若形知屬屬不在此限論議案此經及禮大戴記本命小戴記曲禮內則去春秋經梁傳並有男子三十娶女子二十嫁之文漢魏諸儒說者互異以爲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同男三十娶女二十嫁者許君引大戴說及伏生班固盧植馬昭張融之說淮南子汜論訓亦云禮

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伯邑考非法也是也以爲大夫士以上不拘年數惟庶人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者許推春秋左氏說及譙周范甯杜佑之說是也以爲男十六以上可娶女十四以上可嫁三十娶二十嫁言其極法者王肅及肅所弘定家語之說哀準束皙並從之人大戴禮大本命虛注亦以十六十四爲嫁娶之期是也竊謂通校羣經經義王王諸家所舉未三十一二十而嫁娶者證驗繁夥非盡衰世之法則王氏三十一二十爲極法之說未嘗不可通鄭曲禮注云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爲人父之端許君五經異義引左氏國君十五生子之文以駁禮大戴說而詩召南標有梅孔疏謂鄭君無駁則許鄭所見本同亦未嘗謂



未三十二十必不可以嫁娶也俞正變云媒氏掌萬民之判令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此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令言其  
極不是過墨子節用上云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  
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旣沒於  
民次也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  
四十年處家大戴本命云男二八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  
女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韓詩外傳云男子十六而精化小通  
女子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小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  
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然則十六十四足以反  
施亂化亦是任爲夫婦是知三十二十之令爲民之無力者言  
其極士以上婚有禮禮無嫁娶年者國家各有事故政役喪紀

不可豫期也案詩豳風譜正義云佚文王世子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尙有兄伯邑考呂氏春秋云文王十二而生子詩大明正義云大戴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是文王娶太姒年不過十二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其娶亦當在十二三孔子十九娶見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其父路親受業孔子之門則路亦非二十始娶韓非子外儲說右云齊桓公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越語云越王令男二十女十七不嫁娶其父母有罪皆防其極故皆曰令然則令著三十二十者何也女子精化早通止於四十九故以二十爲極男精化通遲止於六十四故以三十爲極女至二十或嫁二十之男或不及二十之男或三十之男或七十爲宗子之男男至三

十或娶十五之女或二十之女或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之女男女  
女配合萬有不齊各舉所極非比校年數也案俞說足以釋諸  
家之紛矣 注云二三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者鄭意男年三  
十女年二十爲嫁娶之正年法天數三地數一地承天覆相配  
合大戴禮記本命篇云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  
也盧注云男女合於五十周書武順篇云男生而成三女生而  
成兩五以成室白虎通義嫁娶篇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  
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  
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  
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

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案諸說與鄭義並通惟說文包部云元氣起於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己爲夫婦淮南子汜論訓高注說同此別據五行爲說非鄭義也云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者釋文云奇本或作倚案王弼本易說卦作倚陸所見或本蓋依王本改宋婺州本同易釋文云蜀才作奇賈疏云案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是就奇數之中天三度生地二度生象天三覆地二故云天地相承覆之數

周禮正義

禮二十六

三

五百四十九

也案周易孔疏引鄭易注云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得吉凶之審也臧庸云易正義引鄭云倚託大衍之數是鄭王皆作倚數鄭注易與注禮所據本不同注易是費氏本本傳云始通京氏易注禮在注易之前則周禮注作奇字所據蓋京氏易也蜀才作奇與周禮注正合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立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娉之者疏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者鄭以此爲正昏禮則判妻卽取夫妻判合之義謂正妻也入子亦與納女義同江永云娶判妻謂娶人所出之妻入子謂再嫁而攜其女入後夫之家者書之者防其

爭訟也莊存與云左襄二十七年傳云東郭姜以狐入喪服有從爲之服之文則入子古有之矣書之使不亂族也黃以周云判妻卽嫁妻夫妻爲判合妻而嫁合者又判矣入子卽從母適人者案江莊黃說並與鄭異而義較長王昭禹鄭鈔李光坡方苞莊有可說判妻姜兆錫蔣載康說入子並同江說今攷判妻蓋兼夫在而被出與夫亡而再嫁二者而言入子亦關男女喪服注云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是也二鄭說並未安聖證論孔晃說又以此經爲據霜降嫁娶之候尤非詳後疏 注云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意此娶判妻入子並指尋常嫁娶而言上成名以上之男女是未成昏禮者此所書是已成昏禮後更書之也曲禮說昏禮云日月以告君注云周禮凡娶判妻入子

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然則鄭意書之者并書其嫁娶日月矣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者國策秦策高注云入納也先鄭以入子猶云納女亦卽後文之嫁子也云玄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娣之者者娣今本並作聘今從宋本嘉靖本說文女部云娣同也娣正字聘段字賈疏云案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晉人來媵是媵也姪娣而書者謂待年於父母者也隱二年冬伯姬歸于紀七年春三月叔姬歸于紀何休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鄭君或與何休異如是言娶判妻姪娣後去者則存焉故入子謂媵與姪娣後去者也案昏禮云雖無娣媵先則媵與姪娣一也此

鄭云媵姪娣不止是一者既言媵又云姪娣故知別且媵與姪  
娣相對則姪娣無媵稱故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  
于鄭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是  
其義也媒氏掌萬民之判得有媵與姪娣者庶人或無妻亦容  
有者且媒氏所掌雖以萬民爲主亦容有尊者娶法故鄭云容  
媵姪娣不聘也知不聘者見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故也  
詒讓案釋名釋親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嫡也是謂姪娣  
卽媵春秋公羊說則謂媵與姪娣是二故隱元年何注云禮適  
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  
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是嫡與左右  
媵並有姪娣也蓋媵與姪娣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天子諸侯媵



周禮正義

禮二十六

卷一百四十九

五百四十九

與姪婦皆備大夫士以下或止有媵或止有姪婦故姪婦即稱  
媵也云不聘者左成十二年傳云聲伯之母不聘杜注云不聘  
無媒禮後鄭意姪婦從媵而來不具六禮故經不云娶而云入  
也此說與先鄭不同然亦非經義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中春陰  
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者爾雅釋詁  
云會合也此謂男女已議昏或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諸禮已備  
惟請期親迎之禮未行則令其及時備禮而會合之注云中  
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者鄭以中春爲嫁娶之正期詩  
召南標有梅鄭風野有蔓草唐風綢繆陳風東門之楊箋義並  
同白虎通義嫁娶篇云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  
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周官曰仲春之

月令會男女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之時也班說與鄭同賈疏及玉燭寶典引王肅聖證論云吾幼爲鄭學之時爲謬言尋其義乃知古人皆以秋冬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一月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也十月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又三時務業因向休息而合昏姻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娶妻入室長養之母亦不失也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遠也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爲此驗也而玄云歸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

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旦何用哉詩以鳴雁之時  
納采以昏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於是  
時奔者不禁則昏如之期盡此月矣故急期會也孔子家語曰  
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曰  
冬合男女春班爵位也通典嘉禮引馬昭非肅曰周禮仲春令  
會男女殷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祀於  
高禘玄鳥孚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孔晁答曰周官云凡娶判  
妻入子者皆書之此謂霜降之候冰泮之時正以禮昏者也次  
言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昏期盡不待備禮玄鳥至祀高  
禘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昭又難曰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春日遲遲女心傷悲時彼小星三五在東綢繆束楚三星在隅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凡此皆興於仲春嫁娶之候吳曰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時彼小星喻妾侍從夫人蔽芾其樛喻行遇惡夫熠燿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玄據期盡之敎以爲正婚則奔者不禁過於是月昭又曰肅引經秋以爲期此乃淫奔之詩矣賈疏又引張融評云夏小正曰二月綴多士女交昏於仲春易表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剛下一二氣感應以相與皆說男下女召南草蟲之詩夫人待禮隨從在塗采芣者以詩自興又云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舊說云士如歸妻我尚及冰未泮定納其廟義云嫁娶以春陽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爲生類故管子篇時令云春以合男女融謹案春秋魯嫁夫人嫁女四時通用無譏文然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後世男女以及時盛年爲得不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春秋之正經如是則非孔子之言嫁娶也以仲春著在詩易夏小正之文無仲春爲期盡之言又春秋三時嫁娶何自違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也詩易禮傳所載咸素歸妹之卦國風行露綢繆有女懷春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春日遲遲樂與公子同歸之歌小雅我行其野蔽芾其樛之歎此春娶之證也禮諸侯越國娶女仲春及冰未散請期乃足容往返也秋如期往淫奔之女不能待年故設秋迎之期禮有梅之

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年習儀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女  
得及其時陳晉桑扈爲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仲春立說  
云嫁娶以仲春既有羣證故孔見日有女懷春毛傳云春不暇  
待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謂蠶事始起感事而出故蒂其樛喻  
遇惡夫燭耀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  
方舉正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云用仲春爲正禮爲密  
也是以詩云魏有苦葉濟有深涉箋云魏葉苦而渡處深謂八  
月時時陰陽交會如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又云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  
二月可以爲昏然則以二月爲得其實惟爲有故者得不用仲  
春案以上王鄭異同及馬孔等論難並聖證論佚文賈疏所載

賀亂失次復多脫誤今依王燭賈與通典及臧琳所校補正昏  
期之說有子以爲始於霜降終於季冬毛公韓太傅依以詩  
董子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易林復之履家人人之損說並同此  
王肅秋冬嫁娶之說所本家語本命篇注又云二月農事始起  
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不禁期盡此月故也此又孔晃說所  
本通典嘉禮引東晉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  
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喪  
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芥之  
惡故春狩於郕書時禮也夏城中上書不時也此人聞小事猶  
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離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不善  
者邪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歷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

季秋伯姬歸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  
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於紀或  
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或凡詩  
人之興取義繁廣或取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  
又案桃夭篇敘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  
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爲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  
蓁蓁有黃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標有梅三章  
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未秋之時或言  
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咏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  
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  
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若常人必在仲春



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爲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以爲之證反覆相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者古正禮也杜佑又申其義云案士昏禮請期之辭云唯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則可配合婚姻之義在於賢淑四時通用協於詩禮安可以秋冬之節方爲好合之期先賢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東氏之說暢於禮矣惠士奇云管子幼官春二節十二始而十二中而十二小節而始而合男女輕重已冬夏兩至後九十二日謂之春秋兩至春至

一日之內室無處女蓋始而合男女者白露下收聚之初始而  
之辰荀子所謂霜降逆女是也始而合男女者清明後出耕之  
日始而之辰媒氏所謂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是也春至卽春分  
十日之內三而之中中春之月會男女之時於是時也奔者不  
禁故曰室無處女謂女盡行過此則非昏姻之時荀卿所謂冰  
泮殺止家語所謂冰泮而農事起昏禮殺於此叢說皆同康成  
獨異而管子九合周官又云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太玄內篇  
始秋分自秋至春皆嫁娶之時矣左傳襄二十二年十二月鄭  
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民間嫁娶亦在秋  
冬也案惠說與東杜略同詩禮諸經及管荀諸子所說昏時錯  
互難合竊謂士昏禮不書時月則本無定時可知荀卿所說始

於季秋殺於中春者蓋謂齊民之家及時趨暇大略如是非必  
著爲令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及此經中春會男女亦因時  
已近夏民間昏事漸殺故令其及時成禮孔晁謂是期盡之法  
說自可通其士以上無農事之限則昏娶卜吉通於四時既非  
限於中春亦不必在秋冬夏小正冠子在二月而士冠禮有夏  
葛屨冬皮屨之文不限常月亦其比例鄭王紛紛詰難皆不及  
束杜之閔通矣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重天時權許之也疏於是  
時也奔者不禁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亦謂男女  
已議昏而未及備禮者也國語周語云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  
從有三女奔之章注云奔不由媒氏也穀梁文十二年范注引  
進周云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玉燭寶典引董助問

禮俗云周禮仲春奔者不禁謂不備禮而行非謂淫佚奔者如  
姪娣不娉之例案雖說是也此奔亦由媒氏但禮不備耳韋昭  
所云則淫佚踰禮不由媒氏與此異也胡培翬云內則云聘則  
爲妻奔則爲妾聘則以禮娶也奔則不備禮之謂此經奔字當  
如是解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者康成注禮  
箋詩俱以仲春爲昏月之正故謂當此時而有六禮不備者許  
之恐其過時則傷司徒荒政十四多昏先鄭謂不備禮而娶本  
此意也賈疏違失注意案胡說本某時戴震亦足申譙董兩家  
義坊記注云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備蓋不備禮者謂  
六禮之中或一二禮未備或不俟親迎而從權昏嫁耳非謂六  
禮全闕也毛詩召南標有梅傳云二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

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鄭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毛以男年三十女年二十則可不備禮而行鄭以過三十二十明年而後可不備禮而行二義微不同要兩君皆隱據此經義其以奔爲不待禮則一也鄭注云重天時權許之也者賈疏云於是時謂是仲春時此月既是娶女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鄭云權許之其實非正禮也戴震云中春之令專爲不備六禮之民糾察其殺禮之由凡昏娶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限其時月其殺禮不聘者權也權則限以時月案戴說與鄭小異於義亦通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

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雜記曰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娶妻疏若無故而不用令罰之者此媒氏之官刑也賈疏云言令者卽上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男女有喪禍之故得不用中春令無故不用令則罪罰之也戴震云凡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非有故而後期者爲不用令非仲春不禁之時而不行六禮者爲不用令汪中云令者媒氏令男子二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之令也若其有故雖不用令可也內則所謂有故二十而嫁是也案戴汪說足補鄭義蓋經言不用令卽蒙上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及中春會男女兩令字爲文鄭賈偏舉一端義尙未備也汪云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者宮正國有故則令宿注云故凡非常也故知故謂喪禍非常之變內則注云故謂父母之喪是

也云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者有喪禍過期不得娶喪  
禍終則宜亟娶故鄭謂得用非中春之月也鄭釋不用令偏據  
中春而言亦經義所眩但不用令當謂不備禮而奔者唯中春  
權許之耳餘月則有禁罰若備禮嫁娶通於四時雖非中春之  
月不得爲不用令也鄭說未析引雜記曰己雖小功既卒哭可  
以冠子娶妻者賈疏云證喪禍之故於月數滿雖非中春可以  
嫁娶也云己雖小功者彼上文有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娶故云  
己雖小功也詒讓案彼文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  
小功之末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  
則冠娶妻據身自冠妻而言此引作冠子娶妻則文義並乖疑  
傳爲誤衍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

女之鰥寡者疏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者此亦蒙上中春之月爲文也詩召南行露鄭風野有蔓草箋並引此經中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家語本命篇王注及北史李業興傳並以此爲夏正二月事皆其證也陳旻云管子入國篇云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二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管子合獨亦卽行周禮會男女法古者未三十男亦行娶未二十女亦行嫁三十二十爲年盡若踰時無夫家則爲鰥寡矣嫁娶以中春之月爲期盡以年盡之男女於期盡之月行之此雖禮不備而亦會而行之者也若遇凶荒亦得行此衛風有狐序云古者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蕃育人民也案陳說是也



此會卽謂會而行之與上會男女義同 注云司猶察也者師

氏注同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賈疏云上文已云令會男

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是嘗已有匹配故

鄭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也莊存與云無居室從人之端

古亦謂之鰥寡呂飛鵬云詩行露箋引此經令會男女井及無

夫家者若然則無夫家者卽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而言不必

定爲鰥寡也案莊呂說是也鄭以鰥寡釋經無夫家者蓋指凡

力女過時未有室家及貧不能嫁娶者而言書堯典孔疏引尙

書大傳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是

不必嘗有匹配而後謂之鰥寡與王制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

而無夫者謂之寡義異賈及詩召南行露孔疏並謂此據已昏

之無寡言之再娶再嫁雖法所不禁亦何必官司察而會之哉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妻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疏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者著昏禮之通法以防侈也入幣卽內幣入內字通士昏禮謂之納徵鄭彼注云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公羊何注云納幣卽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僎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案此經入幣卽質言之左傳文二年杜注云士昏六禮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

謂之納幣此謂尊卑異稱肌說不足據 注云純實緇字也古

緇以才爲聲者玉藻云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紱鄭彼注云純

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又祭統云王后鷩於北郊以共

純服注云純以見緇色並以純爲緇說與此同毛詩召南行露

傳云昏禮純帛不過五兩彼釋文及孔疏引定本並作紉字疑

後人依此注改之毛鄭讀不必同也賈疏云緇以糸爲形才爲

聲故誤爲純字但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留後不誤

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糸旁才此字

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卽破爲色此純帛及祭統蠶事以爲純服

又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如此之類皆絲理自明卽爲色

解之昏禮云女次緇衣鄭云純衣絲衣以昏禮直云純衣絲理

不明故爲絲衣解之也段玉裁云云實緇字者俗謂爲純絲字  
實則緇字也緇字作純者蓋古文緇以才爲聲作紃篆作紃純  
篆作紃隸作純形略相似是以誤爲純字也說文無紃字蓋失  
之詒讓案鄭意蓋謂紃卽緇之古文或體實一字也以純字與  
緇形近與紃形近故不破爲緇而破爲紃說文緇字重文無紃  
字許鄭義不同也賈謂緇布字作緇緇帛字作紃士冠禮疏及  
詩小雅都人士孔疏說並同恐非鄭意也然鄭破爲紃義實未  
塙惠士奇讀純如字云純猶全也其說最允莊有可黃以周說  
並略同蓋此純帛爲長二丈之全帛對聘禮既夕禮之制幣爲  
長丈八尺減少之幣卽內宰所謂純制也又史記蘇秦傳錦繡  
千純裴氏集解云純匹一名亦引此經爲釋據裴說則晉宋禮

家說有讀此純如字而釋爲端束者戰國策秦策高注云純束也卽其義但一匹兩端十端一束純制通有此稱段令純卽是一束輕不宜復云無過五兩此雖六朝古說義不可通也互詳內宰疏云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者說文糸部云緇帛黑色也釋名釋采帛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緇色黑屬陰以婦人陰故幣色用其類也云五兩十端也者賈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其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詒讓案兩與匹同說文匚部云匹四丈也左閔元年傳云重錦三十兩杜注云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二十匹也又昭二十六年傳云申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填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小爾雅廣度云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

謂之匹匹一有半謂之束案小爾雅當云兩謂之匹今本衍倍  
字則匹爲二兩與古義不合其說端兩束之數則不誤五兩總  
束之故士昏禮謂之束帛彼注云束帛十端也端雜記注謂之  
个爾既夕注謂之合義並同云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者  
大宰注云兩耦也以取其配耦判合之名故不云十端而云五  
兩亦用其類之意云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者賈疏云左傳  
云天有六氣降生五行行各有二日東方木爲甲乙南方火爲  
丙丁中央土爲戊己西方金爲庚辛北方水爲壬癸是十日言  
相成者木八爲金九妻火七爲水六妻土十爲木八妻金九爲  
火七妻水六爲土五妻所尅者爲妻是夫妻相成之數云土大  
夫乃以玄纁束帛者據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彼注云

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公羊莊二十二年何注云玄纁取其順  
天地也又隱元年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一玄三法天纁二法地  
白虎通義嫁娶篇說同陳奧云士昏禮言玄纁束帛媒氏八幣  
純帛不及玄纁者五兩卽玄纁也黃以周云庶人用緇於文無  
見從白虎通義案陳黃說是也納幣用玄纁蓋通於尊卑故班  
何說納徵並無異幣天子諸侯雖加以圭璋而用玄纁則與大  
夫士同鄭既破純爲紵以其與士昏禮用玄纁不合故以此紵  
帛爲庶人體純用緇而無纁而以玄纁兼用者爲士以上禮今  
定純如字讀純帛五兩卽玄纁束士庶人體同雷學洪云每束  
之率類皆三玄二纁雖凶禮之襲贈尙然豈有昏之嘉禮純用  
緇帛者其說足以鍼鄭之失矣云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

璋者賈疏云玉人文謂加於玄纁束帛之上以行禮云雜記曰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者鄭彼注云十个爲  
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  
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二云與賈疏云證  
五兩兩五尋四十尺之意尋八尺則一兩四十尺五兩四五二  
十總二百尺故鄭云然則每端二丈若餘行禮則用制幣丈八  
尺取儉易共此昏禮每端二丈取誠實之義故以二丈整數爲  
之也詒讓案依鄭義則端二丈匹四丈此爲布帛之常法吉凶  
禮同說苑修文篇說則以束帛天子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  
諸侯亦如之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士玄一纁一  
各二丈降及下士庶人綵緇布帛各一匹而已依劉說則天子



每端二丈五尺每匹五丈諸侯大夫端丈五尺匹三丈士端一丈匹二丈端束並以尊卑遷降則與禮經布帛常度不合恐不足據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則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

**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者此并正男女合葬之禮也 注云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者賈疏云遷葬謂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案鄭賈意此遷葬與嫁殤皆是會合死人之事而嫁殤特著殤文明遷葬爲非殤故謂據成人鰥寡而言方苞謂遷葬或出母改適無子而前子欲遷以附父劉毓松云成人鰥寡生非夫婦死而合葬者其類有二一則生

前爲名分所限不得稱爲夫婦而死後以合葬逞其私者如國策漢書所載秦之宣太后欲魏醢夫殉葬漢之館陶主與董偃合葬是也一則生前恩義已絕不得復爲夫婦而死後以合葬遂其情者如通典凶禮所載或父在繼母亡前家子取喪柩去與前夫合葬或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亡後與前夫合葬或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亡後與前夫合葬是也今案方劉說最詳析蓋此等成人露寡或生時本非夫婦或嘗爲夫婦而中絕是皆不得謂之嫁直遷柩相從而已故經謂之遷葬也知非禮經改葬者陳立云禮有改葬總之文則改葬本非所禁況改葬之禮當家人墓大夫職之無緣屬之媒氏其說是也云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者喪服傳云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至十二

爲中殤十二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鄭  
注云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傷者女子子許嫁不爲殤也賈  
疏云嫁殤者生年十九以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殤娶者舉女  
殤男可知也黃式三云嫁殤者謂生前有婚議女未嫁而死死  
而歸葬於男家必禁之也云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  
人倫者也者人倫之正必生時備六禮而相接死乃合葬今生  
既未以禮相接死乃合之則是亂人倫故禁之也黃式三云曾  
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  
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女既娶  
近三月夫妻已成矣未廟見舅姑雖成妻未成婦主既不祔于  
皇姑墓亦不葬于夫家彼遷葬嫁殤者墓已合葬之將主亦祔

之乎主不祔而合葬之合葬而主亦祔之禮之無一可者也鄭  
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者此謂生時本無昏議男女兩殤  
因嫁而合葬之此亦事之所有故引之於後云今時娶會是也  
者先鄭舉漢法爲況洪适隸釋漢相府小史夏堪碑云塋會謝  
氏并靈合柩娶會卽所謂塋會也以後碑文推之則謝氏亦已  
死而移柩以嫁者與先鄭義正同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  
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  
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  
之情明不當宜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土而刑之不復以聽  
士司寇之屬詩曰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  
道也言之醜也疏注云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者以男女

淫泆陰事之訟故謂之陰訟與大司徒陰禮義略同中華詳後  
春秋釋例內外君臣逆女例云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廢各有  
姪娣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杜意蓋以此陰訟爲姪媚之訟  
與鄭義異而亦得通云勝國亡國也者喪祝云勝國邑之社稷  
注云勝國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左文十五年傳云凡  
勝國曰滅之書敘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賈疏云此社有四名  
若此往勝得彼國將社來謂之勝國卽此文是也若據彼國喪  
亡則謂之亡國之社引公羊傳者是也又名喪國之社郊特牲  
云喪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其地則曰亳社則左傳云亳社哉  
是也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者公羊哀四年  
傳云亡國之社蓋拊之拊其上而柴其下拊奄字通柴棧義同

喪祝注亦云蓋拚其上而棧其下白虎通義社稷篇引公羊傳亦作奄何休注云拚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漢書王莽傳劉嘉奏云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賈疏云奄其上者卽郊特牲屋之不受天陽者是也棧其下者謂於下著柴以棧之使不通陰故也焦循云論衡亦云亡國之社屋其上棧其下絕於天地此卽公羊說而易柴爲棧說文云棧棚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板閣曰棧管子內業篇云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考諸說蓋編木爲壁蔽其四面如今之棚欄也案亡國之社在廟門外詳喪祝疏云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宜露者賈疏云以其勝

國社上下不通是不宜露中聾之言亦不宜露故就而聽之也  
若然案詩召伯聽男女之訟於小棠之下不在勝國社者彼謂  
周公未制禮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案召伯非媒氏則聽男  
女之訟不必於戒社賈謂制禮以前法固矣云其罪不在赦宥  
者直歸土而刑之不復以聽者釋文聽上無以字義亦通鄭意  
媒氏直主聽訟不主刑凡訟既聽之後辨其罪之大小其小罪  
可赦宥者則媒氏專決而釋之其大罪不可赦宥當入五刑者  
則媒氏不再聽直歸之秋官也大司徒云凡萬民之不服教而  
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此經義  
與彼同蓋大罪入五刑歸於士者亦媒氏先聽之非謂直歸不  
聽也云士司寇之屬者大司徒注義同亦謂士師鄉士遂士縣

士方士等官言之也引詩者彫風牆有茨篇刺公子頑之詩毛傳云中冓內冓也鄭彼箋云內冓之言謂官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彼釋文引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漢書文三王傳晉灼注引魯詩義同鄭注禮時未見毛詩當用魯韓義也引之者證經陰訟是爭中冓之事以其言醜故不可宜露也



周禮正義卷二十六終